

读书季
Reading

幸福与不幸福
就看一个人的忍耐程度了

漩涡

王大进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漩涡

王大进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漩涡 / 王大进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216 - 2

I. ①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7851 号

漩 涡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出 版 人 | 李庆堂 |
| 责任编辑 | 宋 杨 |
| 责任校对 | 赵贵芬 |
| 责任印制 | 杨向辉 |
| 出版发行 |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wp-china.com |
| 电 话 | 010 - 62350006 (总编室) 010 -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 - 62005038 (传真) |
| 发行热线 | 010 - 62383056 62033018 (传真) |
| 读者服务 | 010 - 62389465 |
| 经 销 | 各地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|

第一部	1
第二部	49
第三部	105
第四部	229

第一部

1 意外与眩晕

那个人走了以后，杨艳的脸色明显有些发白，双腿软软的，没有了一点力气，心里也很有些慌。外面的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，很是灼热，把院子里的花草都晒蔫了。大货车开动时碾压着被晒得滚烫的石子，发出清脆而又沉闷的“咯嘣咯嘣”的声响。然后在车尾卷起一股热浪，黄尘飞起，消失在路的另一头。

那个男人是来给货车加水的。当他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杨艳就愣了一下。那种口音是她过去所熟悉的，但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再听过了。他接过了她递给他的铁皮桶，然后就走到水井那边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压水。一股清亮的水流就哗啦啦地冲进桶里。“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。”他说，“这地方挺好的，小院子很

干净。这房子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好像是个加工厂。”杨艳对这个“外乡人”说：“是啊。人家不用了，就租给了我。”“租？那你家不是本地人吗？”他问。杨艳心里就慌了一下，说：“……算是……啊，我们原来的房子不靠路口……”“噢，那是，这做生意靠路口要方便些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脱下了黑糊糊的胶鞋，脚上的那双米色袜子也早变了色，尤其是袜底，成为黑糊糊的一片。他脱掉袜子，光着脚，用压水井里的水冲洗着。那双大脚在水流里闪着白亮的光。他一边洗，一边从嘴里发出惬意的“嘘嘘”声。

货车司机是个胖子，尤其是小肚子那里，腆凸得厉害，就像一个怀有六七个月身孕的妇女。金黄色的皮带扣，只能扣在小肚之下，看上去简直像快要脱落了。事实上，在单位里，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，叫“大嫂”。

“大嫂”不仅是指他的外形，还指他的性格。他是个性情很好的男人，待人非常和气，几乎是从不发火。无论是在家里，还是在单位里，他都是出了名的好人。一个好人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，他都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待人。他从来不计较别人的态度。他以为自己用好心肠待人，别人也会用好心肠待他。这样的想法，当然是可笑的。当然，这种可笑的想法，也就只有他这样好心肠的人才会有。如果他不是当了司机，他就还能织毛衣、做鞋、烧菜等等——那些看起来像是女人专业的活。真的，过去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，他就为她和未出世的孩子，各织过一件毛衣，而且织得还非常好。他所以织得好，当然是因为

他有耐心。外人当然不知道他有这一手，因为一旦传出去，会成为一个笑柄。他性格好，但也在乎面子。

男人都是要面子的。

杨艳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好性格的男人，她只觉得这人有些随便。她对开长途车的司机一向没有什么好印象。她看到过的司机，一个个都很粗鲁。对眼前这人，她同样不抱好感。这样一想，就决定不再和他说什么，而是低头翻晒着院子一角草帘上的花生。那些春花生是隔壁一个邻居送给她的，刚从地里刨出来不久，上面还沾着潮湿的泥土，在阳光下散发着一股土腥味。那个人加完了水，一摇一摆地晃荡着就回来了，客气地向她道了谢。然后，他把铁皮桶扔在地上，发出“咣当”的一声响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那声音太响了，响得超乎她的意料。

“你好像是丰州那边人？我听出你有那边的口音。”她掩饰着内心的慌张，这样说。话说出口之后，她就有些后悔。为什么要那样说呢？人往往在探听别人事情的同时，也暴露了自己。而自己，是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她的真实根底的，任何人都不能知道。那是属于她心底的一块心病。

“你怎么……丰州有亲戚？”那个人问。

“不，不……没有。”她慌忙说，“……没有。”

那个人告诉她，他从前面一百多里地外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桩凶杀案。当然，他所说的看到，其实是凶杀案发生以后的现场。不，准确地说，现场都没看到。现场早被警察给封起来了。

他只是在外围看了一会，然后听人七嘴八舌地说，弄清楚了大概的情况。那户人家靠近路边，妻子把男人给杀了，不是用刀，而是用锤子。警察在勘察现场，群众围了一大堆。无疑，那是一桩大案子，当地多少年也没有出过这样的血腥事。

杨艳不吭声。

他说，在那户人家的墙上，到处都是血，溅得四处都是。

杨艳听得有些晕。

她见不得血，也听不得“血”字。

那个人说，那个女的真狠，下手狠，现场惨不忍睹。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杀那个男人呢？当然是恨极了。为什么恨呢？是那个女人和本家小叔子有染，嫌着丈夫碍眼，就起了杀心。男人为了养家，出去打工。就在他在外面打工的时候，自家的女人和小叔子悄悄就勾搭上了。他一直忍着，谁知这次从外面回来的第三天就被杀了。这就验证了那句古话：最毒妇人心。

杨艳听得恍惚，女人杀人，的确是惊心动魄。为了奸情，而谋杀亲夫，这更让人感觉不舒服。一个人，怎么可以为了那种事，而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中国人的观念里，不管你有什么条理由，女人杀夫，就是不对的。没有人想到，世界上有一种男人是非常可恨的，死有余辜。这样一想，她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过去。一想到过去，心就跳得更加厉害。

因为有些敏感，所以，她就没有接他的话茬。

有些话是不能接的。一旦展开了说，会变得不可收拾。

她不想触及自己的内心。

货车司机见她对这个话题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，也就不再说了。一般的人，总会表现出很大的好奇，然后再评论一番。或赞成，或唾骂。但她却表现得特别的漠然。她是一个内向的女人，不爱和生人打交道，他想。

于是，“大嫂”提上了鞋子，赤着脚，走向汽车。他爬进了驾驶室，很响地关上了车门，发动了马达，然后向她扬了一下手。事实上她没有注视他离去，但眼睛的余光，还是看到他扬了一下手。可她没作理会，她想：也许他只是探手拉车门。她抬起头时，看到他稳稳地坐着，手握方向盘，眼看前方。是的，他坐稳了，加大了油门，然后驶走了。

货车开远了，消失在小镇的另一头……

阳光刺亮得很，白花花的。从她这里向外望出去，一片灿烂。远处的那些田野郁郁葱葱，树木茂盛，那条长长的国道上两头都有一些车辆在行驶。这个地方叫刘庄镇。刘庄镇是个不大的小镇子，宽阔的国道从镇中心穿过。而她住的这个地方又远在镇子的另一头，和镇子连着，却又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。她到这里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，和镇上的人并没有过多的往来。当然，也没有人过多地关注她。这个小镇上南来北往的人也多，流动性大，做各种营生的都有，有的开面食店，烤烧饼、炸油条；有的开小服装店，卖从南方弄过来的服装；有的开修理铺……有人是长住了下来的，也有三五个月经营不下去就离开的。如果说她要有什么不同，就是别人都是男的当家，而她却只是自己当家，带

着两个女儿。

当然，她的活计和别人也不一样。她干的是缝纫活。缝纫活就是女人活，要求手巧心细。她刚到这里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两手空空，后来租下了房子，半个月后不声不响地在门口挂了个牌子。牌子也不显眼，只是一块木板，上面用红漆写着：裁缝店。又不知她从哪儿搞来了一台缝纫机，只有八成新，就算是正式开张了。开始时人们并不注意她，也不太敢相信她的手艺。再说，这年头的人宁愿到县城里，买商场里的衣服（商场里的衣服可以随意挑选，各种面料都有，而且式样也好，既新潮又实用，价格也可讨论）。人们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土裁缝的手工缝制了。也许有一天，乡村间的裁缝店会彻底地消失掉，也未可知。

估计最初的那些日子，她自己也是惊慌的，焦虑，尴尬。如果没有生意，她和女儿们就得挨饿，就没法在这里存身、立足。当然，这里的人也不会在乎她的惊慌、焦虑和尴尬。后来有一天她给自己做了一身全新的衣裳，走到了街上去，立即引起了一些女人的注意。有好事的女人就央她做一件相同的，她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一传三，三传七，七传十……人们看到，她不仅上衣做得好，裤子也特别有型。与商场里的那些服装相比，她做的衣服更加合身。而且，样式也新，毫不落伍。她做出来的衣服，绝对认真，一点也不会偷工减料，而且价格也特别公道。另一方面，她为人热情、随和。于是，她的手艺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。

有时，她甚至得熬通宵。你要是一位长途车司机，而且是在

晚上经常跑这条国道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屋子的灯总是熄得很晚。也许，可以说是整个小镇上熄得最晚的人家（除去那些单位的值班室不谈）。一两点了，这个窗口里的灯也还是亮着的。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她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时候，人们总会相对集中地做一些新衣服，领取的时间也都集中在节前。但她毫无怨言。而且，她答应几号给你衣服，一定是几号给，从不拖欠。时间观念很强。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，你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比她更能遵守约定的人了，尤其是这样一个女人。

她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。

说真的，她的形象看上去也让人放心。她整个人看上去很清爽，干干净净的，利索得很。她剪着一头短发，很整齐，黑黑的，泛着自然的光泽。一张白白净净的脸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神，黑白分明。尤其是她眼睛里的那种白，白里透着一种浅蓝，特别的纯净，简直像个孩童的眼睛，这让人联想到她的心里肯定也是清白纯净的。她在嘴角一直挂着浅笑。没有人看过或者听过她大笑。她保持着一种特别的节制。要知道，在乡下，这是很难得见到的。通常来说，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、有一定文化的女人，才会刻意地保持着一种节制。

对女人来说，节制好像更是一种品德。

这就显得很不容易。

也许，她显得有些瘦，还有些疲倦的神情，可她始终是自然的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内心里当然也是干净的。虽说以貌取人不值得提倡，但是人们相信通过面相，还是可以得出对一个人的基本

判断的。正是她的美好为人，使她在这里站稳了脚跟。她的谦逊、忍耐和谨慎，说话、做事的小心与收敛，获得了人们的同情与尊敬。她先是把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借读（她对孩子们的学习特别地重视、上心，这也有别于一般的当地农村妇女），然后又暗里托送人情，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孩子的学籍问题。当然，对乡下来说，这也算不得大事。可是，对她和孩子们来说，却是很实际的问题。

事实上，这里的人对她了解并不多。别人只知道她姓杨，至于叫什么，开始时没多少人知道。说真的，谁会计较一个普通妇女的名字呢？大家只知道她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来的，因为她的口音，和这里的人，有着明显的不同。而具体从什么地方来，别人同样也不是很清楚。但谁会特别关心这个呢？

大家更关心她的生活。而听说，她的丈夫去世了，或者是离异了——她说得不是很清楚，别人问过，她也不愿意多说。她带着两个女儿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八岁。大的叫文清，小的叫文秀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只听到她叫“大文”和“小文”。这种叫法和当地人完全不同，开始人们以为“文”是姓，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。孩子们也都姓杨，随她。这就有些新女性的味道了（通常情况下，只有城里的女人才会这样，或者就是知识女性），人们推测她应该是很有些文化的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人叫她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叫法，“文师傅”，而不是叫她的姓——“杨师傅”。究竟是谁先发明了这种叫法，已经是无从考证了，反正是叫开了，大家都习惯了这样叫。

杨艳的这两个女儿也很有意思，互相之间长得并不怎么像。大女儿长得眉清目秀，个子单薄细瘦，有一双很长的腿，显得非常高挑；小女儿则是胖乎乎的，一张小脸圆得就像只刚出笼的雪白的大肉包子，整天乐呵呵的，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黑牙。她们年龄有悬殊，身高有悬殊，但她们都很健康，而且，也很懂事，既乖顺，又可爱。她们都上了学，一个是小学快毕业了，一个是刚入学。她们都很聪明。尤其是文清，成绩非常拔尖。学校里的老师们很喜欢文清，希望她小学毕业以后继续留在本校的初中部（有成绩优秀的学生，这对学校来说，是件很体面的事情）。她除了语、数很好外，英语也特别的好（而一般情况下，乡村里的孩子英语成绩都不会出色的）。当然，她是个很用功的学生，但人们其实更愿意相信这实在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和天赋（只是谁也想不明白她这能力和天赋是从何而来的）。人们只有羡慕。

这两个孩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她们之间很好，但不太爱和别的孩子玩。她们的身上，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。别人要是问起她们家里的情况，姐妹俩都会一下子变得特别的警惕，用一双黑黑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你，然后就是沉默，或者一扭头走了。在她们的世界里，也许只有妈妈才是最值得信任和依靠的。当然，这也不难理解。她们是相依为命的。

没有人注意到杨艳这天的异样。有人上门取衣服，她把衣服都搞混弄错了，把人家做的一件黑色涤纶上衣，错给成了一条藏青色的驼丝锦西裤。取衣服的人及时纠正了她的错误，但也没往深处想，也只是以为她是一时粗心罢了。谁能不犯错呢？何况，

这种错误其实是不算什么正式的错误的。只有杨艳心里才知道，她是不该犯那样的错误的。不是犯取错衣服的错误，而是不该犯前一个错误——不该和陌生人搭话。

对她而言，和陌生人说话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

事实上，她并没有和那个司机多说什么。而且，从她的那有限的几句话里，外人也不可能窥探到她的任何秘密。但她还是心虚了，虚得不行。自打她领着女儿扎根在这里后，除了镇上的人，她再没和外面的人打过任何交道，连一句话都不曾说过。在她现在的这个“家”的门口，挂着的是“裁缝店”的牌子，一般来说，外人也不会来。从心理上，她惧怕外人，尤其是惧怕有“丰州”那边口音的人。可偏偏这天，这个司机闯了进来，并且还有着“丰州”的口音。

她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很不好的预感。

预感自己从此可能会出事。

她迷信自己的预感。

2 两个姑娘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表面上一切都还好。

小镇上的人们，看着杨艳一如往昔，忙着她的裁缝生意。谁上门去，她都很客气地招呼着，浅笑着，慢声细语地讲话。她很耐心地倾听着顾客对服装裁剪的要求，然后她会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在获得顾客的同意之后（她总是能为对方考虑，提的意见非常合理，既能省料，又省工，还很是合体好看），才用一根塑料软皮尺，丈量顾客的尺寸。上衣自然就是肩宽、身长、胸围、下摆和袖口，而下身则是腰围、臀围、腿长和裤脚。让人称道的是，她量下这些尺寸时，从不记录，事后却记得一清二楚。就是说，她不仅细心，记忆力也特别的好。小镇上的一般的女人可没

有谁能像她记性这样好的。

在所有的顾客中，女裁缝杨艳和女儿班上的班主任小许老师关系是最好的。

小许老师很年轻，刚刚二十岁。她就是本地人，是下面的一个村里的。她在高考落榜后，务了两年农，因为过去在学校里成绩不错，加上小学校里师资力量缺乏，镇上就抽她当起了代课教师。这一点，和杨艳自己的过去，有了相当的相似。

因着这样的相似，所以，杨艳对小许老师就有种格外的亲切感。同时，她也是喜欢小许老师的性格。小许还是很本色的、质朴的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也不会故意地客套。一切都是随意的，自然的，不作半点的虚情假意。她的一切感谢，都展现在红红的笑脸上。

小许老师看上去还是乡下姑娘的模样，很朴素。她的个头不高，长得胖乎乎的。她的手脚都是粗糙的，不细腻，也不白皙。讲话的声音也是粗粗的，不够尖细。她长了一张很淳朴的圆脸，红红的，一双眼睛虽说不大，但黑黑的，很有神。眼神里有一种活泼俏皮。这种活泼俏皮，也就只有年轻姑娘才会有。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它就会消失。

自动消失。

如花的年纪，多么的美好啊！

杨艳想到自己曾有的过去，就觉得青春真的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。越是美好，就越是短暂。有人在这短暂中，充分地享用了，而她，却是糟蹋了。是啊，她本身也是一个被糟蹋者。所有